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宋論

(上)

王夫之撰

商務印書館發行



論

宋

(上)

撰之夫王

書叢本基學國

目錄

第一卷	太祖
第二卷	太宗
第三卷	眞宗
第四卷	仁宗
第五卷	英宗
第六卷	神宗
第七卷	哲宗
第八卷	徽宗
第九卷	欽宗
第十卷	高宗
第十一卷	孝宗
第十二卷	光宗
第十三卷	寧宗

宋 論 目錄

第十四卷 理宗

第十五卷 度宗

恭宗

端宗

祥興帝

宋論卷一

太祖

衡陽王夫之譔

宋興統一天下。民用甯。政用乂。文教用興。蓋於是而益以知天命矣。天曰難諶。匪徒人之不可狃也。天無可狃之故常也。命曰不易。匪徒人之不易承也。天之因化推移。斟酌而曲成以制命。人無可代其工而相佑者。特勤也。帝王之受命。其上以德。商周是已。其次以功。漢唐是已。詩曰。鑒觀四方。求民之莫。德足以綏萬邦。功足以戡大亂。皆莫民者也。得莫民之主而授之。授之而民以莫。天之事畢矣。乃若宋非鑒觀於下。見可授而授之者也。何也。趙氏起家什伍。兩世爲裨將。與亂世相浮沈。姓字且不聞於人閒。況能以惠澤下流。繫邱民之企慕乎。其事柴氏也。西征河東。北拒契丹。未嘗有一矢之勳。滌關之捷。無當安危。酬以節鎮而已。逾其分。以德之無積也。如彼。而功之僅成也。如此。徵論漢唐底定之鴻烈。卽以曹操之掃黃巾。誅董卓。出獻帝於阽危。夷二袁之僭逆。劉裕之俘姚泓。馘慕容超。誅桓元。走死盧循。以定江介者。百不逮一。乃乘如狂之亂。卒控扶以起。弋獲大寶。終以保世滋大。而天下胥蒙其安。嗚呼。天之所以曲佑下民。於無可付託之中。而行其權於受命之後。天自諶也。非人之所得而豫諶也。而天之命之也。亦勞矣。商周之德。漢唐之功。宜爲天下君者。皆在未有天下之前。因而授之。而天之佑之也。逸。宋無積累之仁。無撥亂之績。乃載攷其臨御之方。則固宜爲天下君矣。而凡所降德於民。以靖禍亂。一在既有天下之後。是則宋之君

天下也。皆天所旦夕陟降於宋祖之心而啓迪之者也。故曰命不易也。兵不血刃而三方夷。刑不姑試而悍將服。無舊學之甘盤而文教興。染掠殺之餘風而寬仁布。是豈所望於兵權乍擁守一長莫著之都點檢哉。啓之牖之。鼓之舞之。俾其耳目心思之牖。如披雲霧而見青霄者。孰爲爲之邪。非殷勤佑啓於形聲之表者。日勤上帝之提撕而遽能然邪。佑之者天也。承其佑者人也。於天之佑。可以見天心。於人之承。可以知天德矣。夫宋祖受非常之命。而終以一統天下。底於大定。垂及百年。世稱盛治者何也。惟其懼也。懼者惻怛不容自甯之心。勃然而猝興。恍然而不昧。乃上天不測之神。震動於幽隱。莫之喻而不可解者也。然而人之能不忘此心者。其惟上哲乎。得之也順。居之也安。而懼不忘。乾龍之惕也。湯文之所以履天祐人助之時。而懼以終始也。下此則得之順矣。居之安矣。人樂推之。而已可不疑。反身自攷。而信其無歉。於是晏然忘懼。而天不生於其心。乃宋祖則幸非其人矣。以親則非李嗣源之爲養子。石敬瑭之爲愛壻也。以位則非如石劉郭氏之秉鉞專征。據巖邑而統重兵也。以權則非郭氏之篡。柴氏之嗣。內無贊成之謀。外無捍禦之勞。如嗣源敬瑭知遠威之同起而佐其攘奪也。推而戴之者。不相事使之儔侶也。統而馭焉者。素不知名之兆民也。所與共理者。旦秦暮楚之宰輔也。所欲削平者。威望不加之敵國也。一旦岌岌然立於其上。而有不能終日之勢。權不重。故不敢以兵威劫遠人。望不隆。故不敢以誅夷待勳舊。學不夙。故不敢以智慧輕儒素。恩不洽。故不敢以苛法督吏民。懼以生慎。慎以生儉。儉以生慈。慈以生和。和以生文。而自唐光啓以來。百年。騷陵噬搏之氣。寢衰寢微。以消釋於無形。盛矣哉。天之以可懼懼宋。而日夕迫動其不康之情者。震驚百里。不喪匕鬯。帝之所出而天之所以首物者。此而已矣。然則宋旣受命之餘。天且

若發童蒙。若啓甲坼。縈回於宋祖之心。不自謔而天豈易易哉。雖然。彼亦有以勝之矣。無赫奕之功而不自廢也。無積累之仁而能不自暴也。故承天之佑。戰戰栗栗。持志於中而不自溢。則當世無商周漢唐之主。而天可行其鄭重仁民之德。以眷命之。其宜爲天下之君也。抑必然矣。

韓通足爲周之忠臣乎。吾不敢信也。袁紹曹操之討董卓。劉裕之誅桓元。使其不勝而身死。吾容不許之。以忠。吾恐許通以忠者。亦猶是而已矣。藉通躍馬而起。閉關而守。禁兵內附。都人協心。宋祖且爲曹爽而通爲司馬懿。喧呼萬歲者。崇朝瓦解。於是衆望不屬。幼君託命。魁柄在握。物莫與爭。會附青雲之衆。已望絕於沖人。黃袍猝加。欲辭不得。通於此時。能如周公之進誅管蔡。退務明農。終始不渝。以扶周社乎。則許之以忠。吾固不敢信也。然則通之以死抗宋祖者。其挾爭心以逐柴氏之鹿乎。抑不敢誣也。何也。宋祖之起。非有移山徙海之勢。蘊崇已久而不可回。通與分掌禁兵。互相忘而不相忌。故一旦變起。奮臂以呼而莫之應。非若劉裕之於劉毅。蕭道成之於沈攸之。一彼一此。睨神器而爭先獲。各有徒衆。以待決於一朝者也。無其勢者。無其志。無其志者。不料其終。何得重誣之曰。通懷代周之謀。而忌宋祖乎。夫通之賀死以爭者。亦人之常情。而特不可爲。蔥怯波流者。道耳。與人同其事。而旋相背。與人分相齒。而忽相臨。懷非常之情。而不相告。處不相下之勢。而遽視之若無。有心者。不能不憤。有氣者。不能不盈。死等耳。亦惡能旦顏而夕北面。舍孤弱而卽豪彊乎。故曰。賀死以爭。亦人之常情。而勿庸逆料其終也。嗚呼。積亂之世。君非天授之主。國無永存之基。人不知忠。而忠豈易言哉。人之能免於無恆者。斯亦可矣。馮道趙鳳。范質陶穀之流。初所驅使者。已而並肩矣。繼所並肩者。已而頰首矣。終所頰首者。因以稽顙稱臣。駿奔鵠立。而洋洋

自得矣。不知今昔之面目。何以自相對也。則如通者。猶有生人之氣存焉。與之有恆也可矣。若遽許之曰。周之忠臣也。則又何易易邪。

太祖勒石。鎖置殿中。使嗣君卽位。入而跪讀。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孫。二不殺士大夫。三不加農田之賦。嗚呼。若此三者。不謂之盛德也。不能德之盛者。求諸己而已。舍己而求諸人。名愈正。義愈伸。令愈繁。刑將愈起。如彼者。不謂之涼德也。不能求民之利。而興之。求民之害。而除之。取所謂善。而督民從之。取所謂不善。而禁民蹈之。皆求諸人也。駁儒之所務。申韓之敝帚也。夫善治者。己居厚而民勸矣。讒頑者。無可逞矣。己居約而民裕矣。貪冒者。不得黷矣。以忠厚養前代之子孫。以寬大養士人之正氣。以節制養百姓之生理。非求之彼也。捐其疑忌之私。忍其忿怒之發。戢其奢吝之情。皆求之心。求之身。人之或利。或病。或善。或不善。聽其自取。而不與爭治。德蘊於己。不期盛而積於無形。故曰。不謂之盛德也。不能求之己者。其道恆簡。求之人者。其道恆煩。煩者。政之所繇。案刑之所繇。密而後世儒者。恆挾此以爲治術。不亦傷乎。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政刑煩而民之恥心蕩然。故曰。不謂之涼德也。不能文王之治岐者五。五者皆厚責之上。而薄責之吏民者也。五者之外。有利焉。不汲汲以興。有害焉。不汲汲以除。有善焉。不汲汲督人之爲之。有不善焉。不汲汲禁人之蹈之。故文王之仁。如天之覆下土。而不憂萬物之違逆。夫治國亂國。平國三時也。山國土國。澤國三地也。愿民頑民庸民。三材也。積三三而九等以差。其爲利爲害爲善爲不善也。等以殊。而巧歷不能窮其數。爲人上者。必欲窮之。而先喪德於己矣。言之娓娓。皆道也。行之逐逐。皆法也。以是爲王政。而俗之儉。吏之冒。民之死者。益積無他。求之人而已矣。宋有求己之道三焉。軼漢唐而幾於商。

周傳世百年。歷五帝而天下以安。太祖之心爲之也。逮慶歷而議論始興。逮熙甯而法制始密。舍己以求人。而後太祖之德意漸以泯。得失之樞。治亂之紐。斯民生死之機。風俗淳澆之原。至簡也。知其簡。可以爲天下王。儒之駁者。濫於申韓。惡足以與於斯。

自太祖勒不殺士大夫之誓。以詔子孫。終宋之世。文臣無歐刀之辟。張邦昌躬篡而止於自裁。蔡京賈似道陷國危亡。皆保首領於貶所。語曰。周之士貴。士自貴也。宋之初興。豈有自貴之士。使太祖不得而賤者。感其護惜之情乎。夷考自唐僖懿以後。迄於宋初。人士之以名誼自靖者。張道古孟昭圖而止。其辭榮引去。自愛其身者。韓偓司空圖而止。高蹈不出。終老巖穴者。鄭遨陳搏而止。若夫辱人賤行之尤者。背公死黨。鬻版宗社。則崔允張濬李磾張文蔚倡之於前。而馮道趙鳳李昊陶穀之流。視改面易主爲固然。以成其風尚。其他如和凝馮延巳韓熙載之儔。沈酣倡俳之中。雖無巨慝。固宜以禽魚畜玩。而無庸深惜者也。士之賤於此而極。則因其賤而賤之。未爲不愜也。惡其賤而激之。使貴必有所懲。而後知改抑御世之權也。然而太祖之於此。意念深矣。昔者周衰。處士橫議。協侯王。取寵利。而六國以亡。秦惡其囂。而坑儒師吏。以重抑之。漢之末造。士相標榜。驚擊異己。以與上爭權。而漢以燔。曹孟德惡其競。而任崔災毛玠督責吏治。以重抑之。然秦以賈怨於天下。二世而滅。孟德死。司馬氏不勝羣情。務爲寬縱。而裴王之流。倡狂誕。以大反曹氏之爲。而中夏淪沒。繇此觀之。因其賤而賤之。懲其不貴而矯之者。未有能勝者也。激之也甚。則怨結而禍深。抑之也未甚。則乍伏而終起。故古之王者。聞其養士也。未聞其治士也。聰明才幹之所集。溢而出。而成乎非僻。扶進而導之以興。斯興矣。豈能舍此而求椎魯獷悍之醜夷。以與共天下哉。其在詩曰。鳶

飛戾天。魚躍于淵。周王壽考。遐不作人。飛者不虞其颺擊也。躍者不虞其縱壑也。涵泳於天淵之中。而相期以百年之效。豈周士之能自貴哉。文王貴之也。老氏之言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威之。近道之言也。民不畏死。而自有畏者。並生並育於天地。獨以敗類累人主之矜全。雖甚冥頑。能弗肉媿於心。況乎業已爲士。聰明才幹。不後於人。詩書之氣耳。已習聞。目已習見。安能一旦而棄若委土哉。夫太祖亦猶是武人之雄也。其爲之贊理者。非有伊傅之志學。睥睨士氣之淫邪。而不生傲慢。庶幾乎天之貯空。雷以翔鳶。淵之涵止水以游魚者矣。可不謂天啓其聰。與道合揆者乎。而宋之士大夫。高過於漢唐者。且倍蓰而無算。誠有以致之也。因其善而善之。因其不善而不善之。以治一家不足。而況天下乎。河決於東。遏而回之於西。未有能勝者也。以吏道名法。虔矯天下士而求快。匹夫婞婞之情。惡足以測有德者之藏哉。

語有之曰。得士者昌。得云者。非上心自得之。以爲己德也。下得士而貢之於上。固上之得也。下得士而自用之以效於國。亦上之得也。故人君之病。莫大乎與臣爭士。與臣爭士。而臣亦與君爭士。臣爭士而士亦與士爭其類。天下之心。乃離散而不可收。書曰。受有億兆人。離心離德。非徒與紂離也。人自相離。而紂愈爲獨夫也。人主而下有大臣。有師儒。有長吏。皆士之所自以成者也。人主之職。簡大臣而大臣忠。擇師儒而師儒正。選長吏而長吏賢。則天下之士。在巖穴者。以長吏爲所因。入學校者。以師儒爲所因。升朝廷者。以大臣爲所因。如網在綱。以羣效於國。不背其大臣而國是定。不背其師儒而學術明。不背其長吏而行誼修。悉率左右以燕天子。羣相燕也。合天下賢智之心於一軌。而天子之於士無不得矣。和氣翔洽。充盈朝野。寢榮寢昌。昌莫盛焉。得士者昌。此之謂也。大臣不以薦士爲德。而士一失矣。師儒不以教士爲恩。而

士再失矣。長吏不以舉士爲榮，而士蔑不失矣。乃爲之語曰：拜爵公門，受恩私室，非法也。下汙渙而不相親，上專私而不能廣，億兆其人，而億兆其心。心離而德離，鮮不亡矣。故人主之病，莫甚於與下爭士也。自唐以來，進士皆爲知舉門生，終其身爲恩故，此非唐始然也。漢之孝廉，於所舉之公卿州將，皆生不敢與齒，而死服三年之喪，亦人情耳。持名法以繩人者，謂之曰不復知有人主。人主聞之，憤悲不平，曰：彼得士而我失之矣。繇是而猜妒刻覈之邪說，師申韓以束縛縉紳，解散士心，使相攜貳，趨邪徑，騰口說以要人主，懷姦擅命之夫，自矜孤立而搖蕩國是大臣，不自信，師儒不相親，長吏不能撫，於是乎綱斷紐絕，而獨夫之勢成。故曰：不信乎朋友，弗獲乎上，於朋友不信，上亦惡得而獲之哉。少陵長賤妨貴，疏閒親不肖，毀賢，胥曰：吾知有天子而已。豈知天子哉。知爵祿而已矣。夫士之懷知己也，非徒其名利也，言可以伸，志可以成，氣以類而相孚，業以靡而相益。易曰：拔茅茹以其彙，拔不以其彙，而獨莖之草，不足以葺大廈久矣。大臣心腹也，師儒耳目也，長吏臂指也，以心應耳目之聰明，以耳目應臂指之動作，合而爲一人之身，而衆用該焉。其互相離者，不仁者也。不仁者，痿以死，如之何。君臣爭士，而斬爲己得也。太祖之欲得士也已迫，因下第舉人，搗鼓言屈，引進士而試之殿廷，不許稱門生於私門，賴終宋之世，不再舉耳。守此以爲法，將與孤秦等。察察之明，惛惛之忿，响响之恩，以撫萬方，以育多士，豈有幸哉。豈有幸哉。

太祖數微行，或以不虞爲戒，而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英雄欺人，爲大言耳。其微行也，以己之幸獲，虞人之相效，察羣情以思豫制，私利之徧衷，猜防之小智，宋德之所以衰也。野史載其乘輦以出，流矢忽中輦板上，見之，乃大言曰：射死我，未便到汝。流矢者，卽其使人爲之也。則微行之頃，左右密護之術，必已周矣。

而諫者曰萬一不虞徒貽之笑而已。凡人主之好微行也有三。此其一也。其下則狂蕩嬉遊如劉子業諸君耳。其次則苛察以爲能。而或稱其念在國民。以伺官箴之汙潔。民生之苦樂。國事之廢舉者也。若此者其求治彌亟。其近道彌似。其自信彌堅。而小則以亂大。則以亡。迄乎亂與亡而不悔其失。亦愚矣哉。何也。兩足之所至。兩目之所覘。兩耳之所聞。斤斤之明。詹詹之智。以與天下鬪捷。未有能勝者也。且夫人主而微行。自以爲密。而豈果能密邪。趾未離乎禁闥。期已洩於近倖。形一涉乎通達。影已徹乎窮巷。此之伺彼。也有涯。而彼之伺此也。無朕。於是懷私挾佞者。飾慧爲樸。行諂以戇。醜正而相訐。黨姦而相獎。面受其欺。背貽其笑。激怒沽恩。而國是不可復詰矣。卽令其免乎此也。一事之得。不足以蓋小人一行之疵。不足以貶君子一人之恩。怨不足以定仁暴。一方之利病。不足以概海隅。而偶得之小民者。無稽無詢。溢美溢惡。遂信爲無心之詞。自矜其察微之睿。以定黜陟。以衡興革。以用刑賞。以權取與。而羣臣莫敢爭焉。此尤不待姦人之詭道相要。而坐受其蠹。小之以亂大。之以亡。振古如斯。而自用者不察。良足悲已。夫欲成天下之務。必詳其理。欲通天下之志。必達其情。然而人主之所用其聰明者。固有方也。以求俊乂。冢宰公而側陋舉矣。以察官邪。憲臣廉而貪墨屏矣。以平獄訟。廷尉愼而誣罔消矣。以處危疑。相臣忠而國本固矣。故人主之所用智以辨臧否者。不出三數人。而天下皆服其容光之照。自朝廷而之藩牧。自藩牧而之郡邑。自郡邑而之鄉保。聽鄉保之情者。邑令也。聽邑令之治者。郡守也。聽郡守之政者。藩牧也。因是而達之。廷臣以周知天下之故。遺其小利。懲其大害。通其所窮。疏其所壅。於是而匹夫匹婦私語之情。天子垂旒。纘而坐照之以無遺。天下之足。皆吾足也。天下之目。皆吾目也。天下之耳。皆吾耳也。能欺其獨知。而不能掩

其衆著明主之術。恃此而已矣。愚氓一往之情辭。不屑聽也。而況宵人之投隙以售姦者哉。古之聖王。詢芻蕘。問工瞽。建韜鼓。以達臣民之隱者。爲己救過也。非以察人也。微行者反是。察愈密。聽愈惑。自貽敗亡而不悟。故曰良足悲已。故微行者有三。而皆君道之所惡。若宋祖者。卽不微行。亦豈有攘臂相仍以奪其所奪於人者乎。則亦均之乎愚而已矣。

劉禪孫皓之容於晉。非晉之厚也。誠有以致之也。劉先主以漢主之裔。保蜀土。奉宗祧。任賢圖治。民用乂安。尙矣。孫文臺奮身郡將。討董卓。復雒京。父子三世。退保吳楚。民不受兵者百餘年。天之所佑。人之所懷。司馬氏弗能重違而絕其世。有不可絕者在也。禪雖闇。皓雖虐。非稱兵首難。燭亂天紀者。降爲臣僕。足償其愆。而惡容殄滅乎。李煜孟景劉鋹。以降王而享國。封受賓恪之禮。非其所應得者也。宋之厚也。迹其先世。無積累之功。無鞏固之守。存乎蓬艾之間。偷以自王。不足以當白馬之淫威久矣。其降爲皂隸。可無餘憾。而優渥之禮。加乎其身。故曰宋之厚也。雖然。責蜀粵江左之亢僭爭衡。不夙奉正朔於汴雒。而以俘虜之刑處之。則又不可。臣服者必有所服也。歸命者必有所歸也。有君而後有臣。猶有父而後有子也。唐亡以來。天下之無君久矣。朱溫賊也。李存勗石敬瑭沙陀之部夷也。劉知遠郭威。乘人之燬。乍踞其位。猶螢之耀於夜也。剖方州而稱帝。僅得其十之二三。特以汴雒之墟。爲唐故宮之趾。乘虛襲處。而無識者遂題之以正統。如是而欲雄桀足恃者。納土稱臣。以戴爲共主。天其許之。而人其順之乎。故徐溫孟知祥劉巖之與朱李石劉相爲等夷。而非賊非夷。較猶愈焉。則其後嗣之守土不臣。勢窮而後納款。固君子所矜而弗容苛責者也。若夫因亂竊立。窮蹙而俘。宜膺王者之誅。則抑必首亂以劫奪。而非有再造之志者耳。項

羽雖負罪有十而誅秦猶因義憤故漢高封魯公以厚葬之而不掩其功王莽之亂人心思漢諸劉鵠起而隗囂公孫述張步董憲之流俶擾天紀以殃求莫之民楊廣凶淫民雖靡止而竇建德蕭銑徐圓朗乘之以掠殺既困之民劉武周梁師都薛仁果倚戎狄以戕諸夏王世充受隋寵命狐媚而售其攘奪凡此者皆首禍於天下無已亂之情而利於亂者也故雖或降附而橐街之懸邱民咸快其與蜀粵江南不可同日而語矣王者上溯天心下軫民志操不爽之權衡以行誅賞差等之殊不容紊也徐溫佐楊行密以禦畢師鐸秦宗權之毒而江淮安江淮之亂非楊徐始之也劉巖坐擁百粵閉關自擅而不毒民以與吳楚爭彊孟知祥卽不據蜀疆石劉惴惴以偷立契丹外偏諸鎮內訌救死不遑固無能越劍閣以綏兩川也則此三方者未嘗得罪於天人嗣子保其遺業嬰城以守衆潰而後降苟非殘忍甚害以爲心亦惡能以竇建德蕭銑之誅達理而逞其淫刑乎天之所怒者首亂者也人之所怨者彊爭者也仁有不可施義有不可襲必如宋祖之優處降王而後可曰忠厚

口給以禦人不能折也衡之以理度之以勢卽其禦我者以相詰而固無難折夫口給者豈其信爲果然哉懷不可言之隱相誘以相劫而有口給之才以濟其邪說於是坐受其窮惟明主周知得失禍福之原乘無私以照情僞之始終則不待詰而其辯窮矣曹翰獻取幽州之策太祖謀之趙普普曰翰取之誰能守之太祖曰卽使翰守之普曰翰死誰守之而帝之辯遂窮是其爲言也如春冰之脆不待鑿而自破而胡爲受普之禦也取之與守其難易較然矣勞佚饑飽之勢旣殊而攻者處可進可退之地人無固志守則生死之爭也能奪之於彊夷之手而畏其不保乎因其城壘用其人民收其芻糧則蟻附者不能爭我

於散地。況幽州者。負西山。帶盧溝。沓嶂重崖。以東迤於海。其視瀛莫河朔之曠野千里。可恣騎兵之馳突者。奚若。得幽州。則河朔之守。撤不得幽州。則趙魏之野。莫非邊徼。能守趙魏而不能守幽州乎。憂曹翰死而無能守幽州者。則姑置之。徒不憂守趙魏之無人。抑將盡取大河南北而授之契丹也。與翰死而不能更得翰。則幽州之取。愈亟矣。所患者幽州不易得耳。既已得之。而使翰經理守之之事。則雖不如翰者。倚其所繕之營堡。食其所儲之米粟。用其所備之甲兵。自可百年而屹然以山立。繇漢以來。踞燕山以掇北邊。豈人皆如翰。而短垣卒不可踰。又何憂翰之不再得哉。慮之遠者。亦知其所可知而已。呂后問漢高以社稷之臣。至於一再。則曰。非汝所知。非獨呂后之不知。漢高亦不知也。所可知者。育材有素。掄選有方。委任之以誠。駕馭之以禮。則雖百年以後之干城。皆早卜其勳名之不爽。何事於曹翰。膂力方剛之日。而憂其難繼哉。逆料後之無良將。而斬復其故宇。抑將料子孫之無令人。而早舉中夏投之戎敵。以免戰爭之勞與。故普之說。口誠給也。以其矛攻其盾。破之折之。不待踟躕。而春冰立泮。然而以太祖之明。終屈於其邪說也。則抑有故矣。謂誰能守者。非謂才不足以守也。謂翰死。無能如翰者。非謂世無如翰之才者也。普於翰有重疑矣。而太祖曰。無可疑也。普則曰。舍翰而誰可弗疑也。幽燕者。士馬之淵藪也。天寶以來。范陽首亂。而平盧魏博成德。相踵以叛。不懲其失。舉以授之亢衡彊夷之武人。使拊河朔以瞰中原。則趙氏之宗社危矣。嗚呼。此其不言之隱。局踣喔嘶於閨闈。而甘於胸縮者也。不亦可爲大哀者乎。夫直北塞垣之地。阻兵而稱亂者。誠有之矣。漢則盧綰陳豨。彭寵。唐則始於安祿山。終於劉仁恭父子。然方躍以起。旋仆以滅。亡漢唐者。豈在是哉。且其擁兵自保。而北邊闌入之禍。消雖倔強不戢。猶爲我吠犬。以護門庭。

也。迨及朱溫屠魏博，李存勗滅劉守光，而後契丹之突騎長驅於河汴，而莫之能遏。御得其道，則雖有桀、驚之夫，而無難芟刈。卽其不然，割據稱雄者，猶且離且合。自守其疆域，以爲吾藩棘，此之不審，小不忍而甯擲之敵人，以自貽憑陵之禍。四顧懷疑，密謀而安於棄割，弗能告人曰：「吾之憂在此也。」則口給之言入乎耳，而警於心。普曰：「翰未可信也。」繼翰者愈可疑也。則畫河自守，鞭易及而馬腹無憂耳。宋之君臣，嗾情自困，而貽六百年衣冠之禍，惟此而已矣。乃若普者，則又不僅是以幕客之雄，膺元勳之寵，睥睨將士，奄處其上，而固無以服其心也。陳橋之起，石守信等尸之，而普弗與。下江南，收西川，平兩粵，曹彬、潘美等任之，而普弗與。則當時推誠戮力之功臣，皆睨普而憤其軋己。普固有不與並立之勢，而日思虧替之以自安。所深結主知，以使倚爲社稷臣者，豈計安天下以安趙氏哉？惟折抑武臣，使不得立不世之功，以分主眷而已。故其受吳越之金，而太祖曰：「彼以爲天下事盡繇書生也。」則太祖亦窺見其情，徒疑忌深而利其相制耳。惟然而太祖之任普也，亦過矣。不仁者不可與託國，則他日之甚害其子弟，以固寵祿，亦何不可忍也？誠欲崇文治以消桀梟與，則若光武之進伏湛、卓茂，以敦樸純雅之風，抑干戈之氣，自足以靖方夏而化強悍。若湛、茂等者，皆忠厚之心，而無陰鷙鉗伏之小知者也。故功成退處，而世效其貞。當宋之初，豈無其人，而奚必此懷慙倚門，投身戎幕之策士乎？弗獲已而竇儀、呂餘慶之猶在也，其愈於普也多矣。險詖之人，居腹心之地，一言而裂百代之綱維，嗚呼！是可爲天下萬世痛哭無已者也。

曹翰之策取幽州，勿慮其不可守也。正惟欲取之而不克，何以明其然也？兵者非可乍用而勝者也，非可於小康之世，衆志脩歸，而能當大敵者也。宋承五代之餘，人厭干戈，梟雄之氣衰矣。江南、蜀、粵之君臣，弄

文墨恣嬉遊其甚者淫虐逞而人心解體兵之所至隨風而靡宋於是乘之以有功彼未嘗誓死以守此未嘗喋血以爭如項羽公孫述竇建德薛舉之幾勝幾負而始克者也乃天下已收其八九而將卒之情皆泮渙矣以此而驟與疆夷相競始易視之中輕嘗之卒且以一衄而形神交餒故太宗之大舉北伐驚潰披離而死傷過半孰是曹翰之奮獨力以前而可保堅城之遽下邪雖然抑豈無以處此哉漢高帝嘗困於白登矣至武帝而幕南可無王庭唐高祖嘗稱臣於突厥矣至太宗而單騎可使卻走夫漢與唐未嘗不偃戈息馬以靖天下也未嘗不制功臣使蹲伏而不敢窺天位也特不如趙普者惴惴畏人之有功而折抑解散之以偷安富貴則遲之又久而後起者藉焉何憂天下之無英傑以供驅使哉句踐一隅之君耳生聚之教訓之卒以沼吳惟長頸烏喙之難與共功而范蠡去文種誅以終滅於楚一得一失之幾決於君相之疑信非繇天下之彊弱其當審矣以普忤害之小慧而宋奉之爲家法上下師師壹於猜忌狄青王德用且如芒刺之在背惟恐不除焉故秦檜相而叩馬之書生知岳侯之不足畏則趙普相而曹翰之策不足以成功必也翰之以取幽州自任也翰固未之思也